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ZILIAO

3

1988

总第53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8年第3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190,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800

ISBN 7-01-000354-8/Z·25 定价 1.70 元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8年第3辑目录

(总第53辑)

- 新发现的恩格斯及其父亲的两封家信……………王 竞译(1)
-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在布鲁塞尔
期间同莫泽斯·赫斯的关系……………〔苏〕雅·罗基扬斯基(9)
张田英译
- 农业化学和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发展…………〔苏〕米·泰尔诺夫斯基(21)
裘挹红译
- 列宁与“工会国家化”问题……………杜应国(35)
- 希法亭反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顾海良(43)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的现状和今后的
任务……………〔民主德国〕埃·昆德尔〔苏〕亚·马雷什(57)
白玉琴译

文献和资料

- 赫斯的十篇政论文章(续)……………章 林译(77)
- 约·格·埃卡留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一组文章的
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民主德国〕乌·艾姆里希(94)
朱中龙译
- 马克思体系中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三)
……………〔德〕拉·冯·鲍尔特凯维茨(107)
沈 渊译

传记和回忆

莫泽斯·赫斯

——生平、著作以及和马克思的交往……………侯才(140)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美〕诺·莱文(152)
张翼星译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和划分……………燕宏远(171)

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托派概念

……………〔美〕保·皮孔(178)
都梁译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昨天和今天……………南山译(182)

《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选载

米·马尔科维奇……………苑洁译(189)

阿·赫勒……………李惠斌译(191)

佩·安德森……………李惠斌译(193)

约·伯杰……………李惠斌译(194)

克·拉希……………王吉胜译(197)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代表人物著作选登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三)……………〔德〕卡·科尔施 杜章智译(201)

苏联百科辞条选译

自由主义……………薛春华译(216)

读者·作者·编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美国新

百科全书》的某些条目非恩格斯所写……………马兵(226)

新发现的恩格斯及其父亲的两封家信

一

1838 年 7 月 26 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利莎：

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海上旅行，刚刚在今天（星期四）早上 7 时平安抵达这里。我们自星期二中午 12 时乘船离开鹿特丹以后，在海上度过了大约 42 个小时。海上尽管有些风浪，然而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只是由于海勒富特斯勒斯与马盖特附近水浅，轮船才不得不长久地抛锚停泊，我们因而耽搁了整整一天时间。

我们俩并没有感到十分晕船，整个航行时间我们几乎全是躺在铺位上度过的，凭我自己的经验，克服晕船用这种方法效果最佳。弗里德里希现在很快活，下船后在可以去海关提取行李之前，我们穿行于伦敦市区作了一次长距离的散步。

但愿你和孩子们也一切都好，我们将在曼彻斯特得到你的音讯，其中也许还会有关于一些丝绸销售的情况吧。这次我们与其说担心涨价，还不如说更多地担心会出现正好相反的情况。

我们又在老店主培根先生处落脚，在他这里，我找到一位侍者是德国人，这令人十分称心。

由于在海上延误了时间，我们只好在这里待到 28 日，29 日（星期天）才能起程前往曼彻斯特，不过这还要看有没有车。

弗里德里希还想在下边写上几句。代我亲吻孩子们，也向母亲¹和汉亨²转致问候，想必他们已经和你在一起了吧。

好吧，再见。愿上帝与你和我们大家同在。

你的 弗里德里希

亲爱的母亲：

从上面父亲的信中，想必你已经获悉，我们至今总的说来还好。然而，海上旅行——我似乎感到脚下的大地在不停地摇晃——还有周围的喧嚣，实在使我感觉纷乱迷惘，我无法给你多写。我现在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中了。再见，请向大家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里德里希

二

1838年8月11日于不来梅

亲爱的爱利莎：

感谢上帝，昨天晚上我们平安抵达此地。我是在赶第一班邮车连忙告知你这一消息的。在这里看到你的一封来信真使我们高兴，并从信中得知，你们那里的情况大体也不错，玛·特雷维拉努斯³昨天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现在后悔没有在曼彻斯特给你去信，因为我发觉你似乎有些不放心，可是你当时知道我们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加上我工作很多，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把起航的日子告诉你比较好些。

从伦敦到库克斯港的航行相当顺利，又比较快，我们在43小时之内就横渡过来了，不象在冬天和风浪很大的日子里有时则需要8—10天的时间。虽说天气很坏（我的货物，砖瓦和燕麦啊！），我们除了感到有些晕船之外，可以说是作了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非常惬意。在陆地上休息使我们感到无比的舒适，以致我们一直睡到今天上午10点钟，善良的特雷维拉努斯牧师⁴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呢。所以我的信只能短写，我们现在必须抓紧时间。

代我谢谢弗·施特吕克尔⁵，他写的那几封信使我颇感兴趣。诚然，假如天要下雨的话，洛奥⁶就得赶到“在泉中”去修整他的牧场，而如果丝织品的价格要上涨的话，我就必须动身去英国了！这一点谁又能预料得到呢。在伦敦我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购进了相当数量的生丝，大约30包。你不要将这个数目告诉施特吕克尔，以免传扬出去。我对在曼彻斯特的生意很感满意，一切都有条不紊，不久我们见面时再谈。我给爱德华⁷找到了一个工作，他必须立即起程。我今天将写信去哈姆，他要在8月18日左右来巴门，看望母亲、汉亨和你，再就是接受我给他的指示。我不会在这里久留，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就动身。弗里德里希还想写几句。好了，再见吧，亲爱的爱利莎，我真高兴很快就能见到你了。代我问候母亲和汉亨，并亲吻孩子们，

你的 弗里德里希

亲爱的母亲：

你从父亲的信中想必已经获悉，我们这次旅行相当顺利。我只想就一些细节补充几句。我们在伦敦逗留了3天，第四天就动身离开了，那天是星期日，到明天就整整过去两个星期了。我们于夜里12时左右抵达曼彻斯特。在那里我们一直待到了下一个星期日，随后又返回伦敦。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们待在那里，走访了几个经纪人，还去观赏了几处名胜，于星期二夜里将近12点钟的时候上了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已经航行在海上了，可惜父亲很快就晕船了，还没捱到中午他就已经躺倒在铺位上。我的感觉一直很不错，不过，我一吃点东西，马上就会吐得一干二净。结果在傍晚7时左右我也感到了阵阵恶心，同样也躺下了，一直到次日下午三四点钟才起来，吃了些顺口的东西。几个小时之后父亲也起来了。夜幕降临时分，我们望见了德国海岸附近的一座座灯塔，要是那时我们再继续航行一个小时的话，就可以靠岸了，但是领港员担心遇

上浅滩,不让轮船继续行驶,于是那一夜我们就停在海上,第二天早晨5时许我们才到达库克斯港,随后又穿过吕纳堡灌木林的一部分驶往不来梅港,并于夜晚5时抵达不来梅。⁸到达那里以后,我们刚换下行装便去拜访特雷维拉努斯,然而他没有在家,他今天上午才来我们这儿,你在读父亲的信时想必已经知道,他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起床。现在我们正准备去他那里,今天中午我们就在那儿吃饭。就此搁笔。请向所有人,还有外婆和姨妈转达我真挚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注 释

- 1 指的是恩格斯的外祖母弗兰西斯卡·克里斯蒂娜·范·哈尔,父姓斯内特拉格(1758—1846)。
- 2 估计是指苏珊·克里斯蒂娜·约翰娜·莉普卡,父姓范·哈尔(1802—?),恩格斯的姨妈。民主德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3部分第1卷第611页里的一条说明中误称汉亨是弗里德里克·冯·格里斯海姆。
- 3 玛蒂尔达·特雷维拉努斯——父姓卡斯滕迪克,是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牧师的妻子。
- 4 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1788—1868)——不来梅的牧师长,1838—1841年间恩格斯曾在他家寄宿。
- 5 弗里德里希·威廉·施特吕克尔——当时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公司”的一名学徒,后来成为公司的职员,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朋友。
- 6 亚伯拉罕·洛奥——巴门的一个农场主,是下巴门泥沼地上方的一片名为“在泉中”的牧场草地的所有者。
- 7 此人情况不详。
- 8 此处恩格斯说得不够确切。轮船事实上是在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行驶的,而且还经过哈尔登地区的海域。他的错误估计是由下面的原因造成的:本来计划乘船从库克斯港沿易北河航行到汉堡,然后再换乘邮政马车从汉堡去不来梅,这样途中就会穿过吕纳堡灌木林地区。而他在信中明

确提及他是经由不来梅港来到不来梅的，这样他就只能是乘邮政马车从库克斯港到达不来梅。这段路途上也多沼泽地，也有灌木林地区的自然景色。

译 后 记

这两封恩格斯父子于 1838 年寄往巴门的家信，是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人士提供给联邦德国乌培塔尔市恩格斯纪念馆馆长米·克尼里姆的，首次发表在民主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1987 年第 6 期第 768—770 页上。现根据该杂志刊载的信件原文译出。

12 年前甚至更早，研究工作者就已经确切知道：恩格斯并不是在 1840 年，而是早两年，即 1838 年 7—8 月间，就已经到英国作过一次短暂的逗留。那是在他到不来梅的萨克森领事亨·洛伊波德的商行开始经商实习之前，他随同父亲来到伦敦和曼彻斯特，并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当时是迫不得已才作了那次旅行的，这是因为他在那之前与彼·阿·欧门签订的合同必须加以修改。老弗里德里希放弃了原来要在巴门开办一个纱厂的计划，单方面决定在巴门附近阿格河畔的恩格尔斯基尔亨建厂，这样一来，原先合同里的规定的期限、费用等项都要有较大的改动，而且因此还会增加经营上的风险。为此，这两位合股经营者都感到有必要将原来合同所规定的期限从 10 年延长至 15 年。1838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双方在曼彻斯特签署了新的合同。^②

① 参看 H·佩尔格、米·克尼里姆：《作为斯图加特〈知识界晨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驻不来梅通讯员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于 1976 年特里尔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故居杂志》第 15 期（增订第 2 版）第 65 页。

亨·洛伊波德（1798—1865）——1834—1864 年间任萨克森王国驻不来梅的领事，一家商行的老板，恩格斯在 1838 年 8 月—1841 年 3 月就在那个商行见习。

② 1838 年 8 月 1 日缔结的这份新合同收在克尼里姆写的一篇题为《上帝恩惠的利润，谈恩格斯商行历史及其商务境况，根据恩格尔斯基尔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档案材料》的文章中。这篇文章刊载于《恩格斯故居通讯》（1987 年乌珀塔尔出版）第 5 期第 30 页。

在双方签署那份新的合同的时候，小弗里德里希无疑是在场的，因为这符合老弗里德里希一心要让他的长子尽早熟悉商业事务的愿望。当时，他的合股经营人的两个弟弟——戈·安·欧门和彼·雅·戈·欧门——已迫不及待地参预了公司的经营事务，老弗里德里希为了不使自己一方在商业事务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为了能使他的公司的经营计划长期和有效地得到贯彻，他迫切地要把他的大儿子尽快培养成一个能够维护恩格斯家族在公司中的利益的合格经营者。^③

然而，父亲想让恩格斯从事的这种职业，并不符合他的意愿，恩格斯希望自己在理科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学继续深造，而经商这种职业则和他的这个抱负背道而驰。他不想步父亲的后尘，做一个精明干练的生意人，满足于富裕安稳的体面生活。但是老弗里德里希——一个信奉虔诚主义教条的基督徒——的专断态度，使他无法违拗，父子之间的感情出现不睦。在不来梅的商行见习期间，恩格斯只能利用工作的间隙坚持大量阅读科学著作，努力掌握各类知识。这段时间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里，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抛弃了乌培河谷信仰，以青年人的胆略抨击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政治上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

一开始，年轻的恩格斯是在他写给青年德意志派的报刊的文章里显露他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锋芒的，他很欣赏青年德意志派关

③ 参看克里姆，《曼彻斯特的欧门兄弟。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经营伙伴的生平》，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莱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卷第312—320页。

彼得·阿尔贝特·欧门（1800—1889）——曼彻斯特的企业主，“欧门—恩格斯”公司和“欧门—罗比”公司的股东。

哥特弗利德·安东·欧门（1807—1886）——彼得·阿尔贝特·欧门的大弟弟，1840年起担任设在恩格尔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厂的技术指导。

彼得·雅阔布·哥特弗利德·欧门（1811—1899）——彼得·阿尔贝特·欧门的小弟弟，1846年起成为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

于创作要接触当代社会问题的观点，强调年轻的一代在那个蹶足的社会里所应享有的权利。恩格斯在他那篇题为《风景》的文章里奔涌着这样的激情：决心冲破加尔文教派的正统观念和庸俗的小市民观念所强加的压抑与束缚。他写道：“你攀上船头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骨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的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和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④

恩格斯这里所描述的，估计就是他在第一次前往英国的旅途中的体验，不过当时他还不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以上这段话，是两年之后，在他研读了黑格尔著作、并且经历了内心的成熟之后才得以写下的。

如果将他于1840年夏写的这篇文章与这里发表的两封书信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这是饶有兴趣的。那次旅途上的劳顿，异域文化给予这个十七岁少年的震撼都是巨大的。当他踏上英国的土地时，他还感到脚下的土地仍在摇晃，他甚至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之中了。

在他们搭乘的“巴塔维尔”号客轮从鹿特丹到伦敦横渡海峡的整个航程中，恩格斯一直待在轮船的客舱里，而且因为晕船，他在父亲的建议下躺在铺位上度过了整个航行的绝大部分时光。在此之前，在乘莱茵河上的客轮作了近30个小时的航行之后，他与父亲可能在鹿特丹还游览了几小时。

这里刊登的是迄今所发现的恩格斯书信中年代最早的两封信。阅读这两封信，我们会觉得它们似乎更象两份学生气十足的“汇报”——显得不够顺畅、老练，象是在老师的督促下赶写出来似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96—97页。

的。恩格斯在信中只是简单地把在旅途中发生的事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罗列了出来，几乎找不到有关他个人的感受与体会的片言只字。想必父亲当时在扮演“老师”的角色；小弗里德里希必须给母亲写信，至于儿子有无兴致写信，对于父亲来说显然无关紧要。

这两封读来令人感到干巴乏味的信，与恩格斯于大约3个星期之后写给他妹妹玛丽亚的信相比，显然不同，后者充分展示了恩格斯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丰富的语言才智，和他对细节描述的喜好与擅长。^⑤

最后，笔者想将克尼里姆修订的一份关于恩格斯那个时期活动的大事年表附在这里，以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1838年7月22日 弗·恩格斯随同他的父亲乘船从科隆或杜塞尔多夫赴鹿特丹。

7月23日 在鹿特丹逗留。^⑥

7月24日12时30分 乘“巴塔维尔”号明轮轮船赴伦敦。

7月26日7时 抵达伦敦，和他父亲住宿在“培根”旅馆。

7月29日24时 乘火车从伦敦抵达曼彻斯特。

8月5日 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

8月7日24时 乘英国客船“朗斯代尔伯爵”号从伦敦港出发赴库克斯港。

8月10日5时 抵达库克斯港，在那里休息了数小时而后乘邮政马车经不来梅港赴不来梅。

8月10日晚 抵达不来梅。

8月15日 父亲踏上回巴门的路途，估计恩格斯在不来梅商行的见习生活从此开始。

（王竞译 宏道校）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407—410页。

⑥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91—99页。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在布鲁塞尔期间同莫泽斯·赫斯的关系

〔苏〕 雅·罗基扬斯基^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创始人莫泽斯·赫斯的关系长期以来就引起历史学家和赫斯传记作者的 兴趣。因此，在史学文献中有许多文章论述了赫斯 1845—1846 年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性质和事实。本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三部分第一、二卷中发表的文献以及其他材料力图不仅对迄今为止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赫斯关系的看法加以补充，而且在某些方面予以更正。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平事业的那个重要时期，即完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制定过程的时期，所进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

—

看来，首先准确地确定一下赫斯在布鲁塞尔的时间是很有意思的。赫斯传记作者断定他是 1845 年 8、9 月抵达布鲁塞尔和 1846 年 2、3 月离开那里的。我们认为，根据赫斯的通信可以设想他是 1845 年 9 月初到达布鲁塞尔的，而另一方面从燕妮·马克思 1846 年 3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赫斯是在那年的 3 月 20 日左右决定再次离开布鲁塞尔的。1846 年 3 月 30 日当布鲁塞尔

^① 作者是历史系副博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译者注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召开那次著名的会议时，赫斯已不在布鲁塞爾了。他肯定是在1846年3月20日后30日前再次离开那里的。因此，赫斯从1845年9月初至1846年3月底在布鲁塞爾总共呆了近七个月。

赫斯传记作者还列举了一些他在布鲁塞爾逗留的原因。一些人认为，赫斯是为躲避普魯士警察局的跟踪才离开德国的，普魯士警察局注意到了他在巴门—爱北斐特作为《社会明镜》月刊的发行人和编辑所进行的政论活动。其他人则猜测，他去布鲁塞爾是为了能在德国国境外同西比拉·佩什成婚。

赫斯很可能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去了布鲁塞爾。我们不赞同施·纳阿曼的意见。他认为，赫斯迁居布鲁塞爾是为了在那里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为“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而工作，而且这一工作是按照从一开始就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并以“共同的根本立场”为出发点。纳阿曼在他撰写的关于赫斯生平事业的书中不仅持有这种观点（顺便说一下，该书几乎没有把对经过独立研究的原始资料作为基础，没有倾向性特点并且是站在坚决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撰写的），他还明显地过高估计了赫斯活动的意义及其观点在理论上的成熟程度。

事实上赫斯并不可能为自己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在科学基础上加强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40年代中期在“大致完成了……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②之后第一次提出来的。此外，我们注意到，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and 个性开始对赫斯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影响，因此，赫斯打算同他们进行理论和政论方面的合作必然被视为他在布鲁塞爾逗留的重要原因。他和西比拉·佩什一起在他们的附近住了下来。赫斯在此期间甚至可能接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的直接邀请。他们显然相信（尽管事实上他们在理论方面已远远超过了他）赫斯能够成为他们新政论计划的忠实合作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赫斯是三月革命前德国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批宣传者之一。他在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前半期撰写了一些文章和小册子。在这些文章和小册子里他利用从法国文献中获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分析了德国哲学思想的各种流派。虽然这些文章和小册子在德国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里面所阐明的观点总的看来在理论上并没有独到之处,因而没有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正如沃·门克令人信服地证实的那样,这些观点没有辩证地扬弃,而只是折中地统一了三月革命前的这两大思想来源。在《莱茵报》被查封后,赫斯努力发展的“哲学”共产主义同样是以这种方式把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要素,首先是费尔巴哈的以人类学为基础的空想人道主义社会伦理学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论点结合起来。^③赫斯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解为实现“真正的”,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认为的人的博爱本质。他最多不过是把这种实现同产生于贫富对立的、对社会经济方面只有肤浅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加以比较。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要应通过靠教育逐渐改变人的意识的方法来实现。赫斯在1844年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轮廓在这时已经形成)写道:“每个人都必须从理论上渗透人的[真正的]本质[……]。总之,这关系到人类完美的教育。”因此,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造,“向自由社会生活过渡”的主要推动力应是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赫斯的诸如此类的从人的非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中获得的“哲学”共产主义观点,成了1844年以后数年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奠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基础的过程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过多次尖锐的批判。他们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它的折中主义的和最终反动的本质。他们指出,“真

③ 见上书,第3卷第536、580—581页。

正的”社会主义使德国工人脱离阶级斗争,无视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必要性,从而实际上为德国反动政府镇压三月革命前的民主运动帮了忙。^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秋和1846年春究竟为什么还要同赫斯合作呢?尤其是为什么在恩格斯1844年11月证明了他对旧的唯心主义的“忠心”^⑤之后还这样做呢?为澄清这个问题必须注意一些情况。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40年代初就已同赫斯保持友好关系并与他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和巴黎《前进报》合作过。另一方面,赫斯对恩格斯迅速转向共产主义起过一定的作用。^⑥他的一些著作也曾得到马克思的肯定。^⑦茨维·罗森曾断言赫斯三、四十年代思想和论点“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过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显然是错误的。罗森在他撰写的那本关于赫斯和马克思的书中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史,而且也对赫斯传记作了倾向性解释。他试图纯粹从形式上对这两位彼此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思想家靠各自的研究得出的见解作一比较,以便证实上述论断。然而他却忽视了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具体发展起来的和在1845—1846年以前赫斯在理论方面对马克思而言就已经不是赋予者,而是索取者这一事实。

最后,下述情况完全能够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赫斯的合作,这就是看来赫斯在他们的影响下重新摆脱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某些原理的影响并日益承认无产阶级在以革命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造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有理由期望赫斯支持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论并参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工作。

翻阅一下赫斯传记作者撰写的著作,人们必然会承认,当1845—1846年赫斯逗留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赫斯之间

④ 见上书,第535—538页、第4卷第46—65、495—498、503—504页。

⑤ 见上书,第27卷第13页。

⑥ 见上书,第1卷第590—591页。

⑦ 见上书,第42卷第46—47页。

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相反谈到的是他们之间友好的、密切的和纯真的关系和赫斯坚决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及他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工作。

我们马上回过头来谈谈前面提到的赫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所起的作用。赫斯传记作者主要根据这一事实才确信，1845—1846年赫斯在布鲁塞尔期间努力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同赫斯果真能够共同创作同一部理论著作吗？何况他们在这方面世界观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不应当忘记，赫斯去布鲁塞尔时是唯心主义者，是那些按“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撰写的文章和小册子的作者。他怎么可能参加一部不仅制定和维护完全不同的历史哲学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而且还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猛烈批判的著作的创作呢？^④

爱·西尔伯纳尔说赫斯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准备工作是“命运的嘲弄”。沃·门克写道：“赫斯参加一部对他进行尖锐批判的著作的撰写工作，岂非咄咄怪事。”就连茨·罗森也只能断定：“赫斯参加这个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控诉、宣判并说明判决理由的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符合事实真相或者说没有回避事实真相。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数十年的理论工作过程中根本找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们同那些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人哪怕是合写过一部著作。我们认为，只有加·戈洛温娜的观点能够彻底澄清事实真相。她在详细分析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的全部通信、《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及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情况的传统看法与事实不符。戈洛温娜认为，1932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题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一版上的手稿最初是《季刊》头两卷的一部分。据说马克思担任该杂志的编

^④ 见上书，第3卷535—538、579—582页。